

# 大美六盘，最美当属彭阳

## ——宁夏彭阳县小流域治理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 关注黄河生态

宁夏彭阳围绕“生态立县”理念，不断赋予小流域治理新内涵。把每条小流域既作为一个完整的水土治理单元，又作为一个经济开发单元，通过综合治理，力争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先行者，走上了山川秀美、和谐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经过综合治理，宁夏彭阳山川秀美。

观之一……

### 从“两个模式”到“三个数字”

“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带子，沟头库坝穿靴子”。这是一种立体式治理框架：山顶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山坡退耕还林还草保持水土；坡耕地修建高标准水平梯田；干支毛沟修建谷坊、塘坝、水窖，拦蓄径流发展灌溉，并适当开发沟坝地。

“多年来，为了恢复植被、改土治水，县里在推行农业‘三三制’（农、林、牧各占三分之一）农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上，摸索出小流域治理的‘1335’模式。”彭阳县水务局副局长张志科说，“即人均1眼井窖，人均3亩基本农田，户均3头大牲畜，人均5亩经济林。”

“1997年，俺家带头打了3口水窖，基本上解决了人畜用水问题，2016年全村通了自来水。”包山村村民贺满杰告诉记者，为了让六盘山变绿，“每年我们都出4个月的义务工种树、种草。”

“山头那片7万亩的紫花苜蓿，就是所谓‘山顶林草戴帽子’，那片7万亩的高标准梯田，就是‘山腰梯田系带子’，山下10.5万亩那片是沟底河道，筑库打坝、截流蓄水，就是‘沟头库坝穿靴子’。”草庙乡党委书记胡晓香告诉记者。

“草庙乡的治理成效是近几年高标准建设的结果。”彭阳农业农村局局长白云鹏说，最初的“1335”生态建设，就是持之以恒地在山野上种树、种花、种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彭阳人认识到，必须高

标准地实施生态建设。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彭阳探索总结出“88542”新型水土流失整治模式、隔坡反坡水平沟整地技术和“宽、大、平”农田建设模式等，将全县荒坡荒山治理推上新台阶。

“全村总计有8600亩荒山荒地，近些年我们严格按照‘88542’新模式进行改造。”玉洼村党支部书记贾庭民说，“一句话，就是标准化！截至今年6月底，全村共种植2000亩山桃、山杏，2000亩柠条，3500亩紫花苜蓿。”

“截至2019年，森林覆盖率从3%增至30.6%；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从11.1%增至76.3%。”彭阳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高志涛说。

### 从“四个结合”到“四个一”

几十年来，彭阳“山水田林湖草沙”综合治理取得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国家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我们发现，全县小流域治理还存在许多短板和问题。”彭阳县县长刘启冬说，比如，虽说荒坡绿化了，但没有“绿”出效益；水流是减少了，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山川秀美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结合还没有做到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新谋划，指出新时期彭阳小流域治理要做到“四个结合”，即与国土绿化结合、与结构调整结合、与环境治理结合、与生态经济结合。这其中，与结构调整结合是最新命题。绿化怎么绿？不仅要美，关键

是要获得效益最大化。于是，近几年，固原市提出，各县市要因地制宜发展“四个一”林草产业工程，即种好一棵树、一株苗、一枝花、一棵草。

“以前是种啥都行，只要山绿了就行。”胡晓香说，“这几年这么干不行了，必须要考虑产出效益，要有规模化成果。就拿草庙乡来说，14个行政村因地制宜，新洼片区种青贮玉米，米垣片区种中草药，田畔片区种紫花苜蓿……村民的年均收入已从2014年的5008元增至2019年的1万多元。”

西海固缺水，前些年埋头修梯田，没有考虑节水问题。地处柴沟流域的红河镇境内有窟堡水库、柴沟水库和黑牛沟水库。“破解节水‘瓶颈’需要现代科技。”红河镇党委书记郑小义说，“去年，我们在窟堡水库的半山腰修筑扬水工程，通过其水自流到柴沟水库和黑牛沟水库，使得红河村、夏塬村、友联村4000亩梯田都成功实施了节水灌溉。”

“红河镇有10万亩耕地，‘我们决心干好两个产业——果林和草畜产业。’”郑小义说，他们聘请了专业种植和销售团队，苹果树种植面积从2017年的30亩发展到今年的8000亩。目前苹果产业收入已占村民人均收入增加值的一半以上。

红河镇副镇长康登文告诉记者，近两年镇里号召村民发展“一庭两园”经济，即一个庭院、一个菜园、一个果园，同时加大旧村改造力度，仅2019年，全镇就拆除土房2.2万平方米，土窑156座、土棚3.2万平方米、土大门181座……“搞美丽乡村建设，大家都觉得越来越有奔头。”康登文说。



日前，甘肃临夏州东乡县折红公路沿线秋季荒山造林工程拉开序幕。 赵 梅摄

沿线生态造林项目，规划造林逾1.3万亩，其中布楞沟流域种植了2684.7亩啤特果、软儿梨、包核杏、大接杏等经济林。

“经济林栽植用地全部是群众的撂荒地，这些土地利用起来不仅能够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县域森林覆盖率，还能提高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的家庭收入。”马义良说，3年后，县里将对这些经济林进行验收，成活率达到85%以上后，交还给群众

自主经营，惠及8个乡镇15个村的千余名群众。

同时，为了解决生态造林工程及经济林产业用水难题，2019年底，东乡县实施了布楞沟旱地林果产业示范园供水工程。工程建成后，将为布楞沟流域各类生态工程提供可靠的供水保障，对提高苗木成活率、改善生态环境、增加项目区居民收入有积极作用。

日前，在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付村，以“实施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天津”为主题的垃圾分类社区推广公益行动拉开帷幕。为什么将活动推广首站放在社区？因为生活垃圾与社区密切相关，社区是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最前沿。

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稳步推进。但作为首道关口，在社区内垃圾混投现象依然存在，同时，管理者少与垃圾投放点多的矛盾短期内不会改变，如何把社区这道关口把严、把实、把出成效？

垃圾分类要入“心”，不能只是“水过地皮湿”。在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垃圾分类的推广活动首先是向居民进行宣传。活动现场，除了了解垃圾分类类别等相关知识，居民们更关心垃圾分类会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是否操作方便。面对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社区工作者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更需要在社区建设中，从居民生活细节入手，建设好、完善好相关设施，便利居民操作。

意识建立起来，设施完备起来之后，还要引入效率最大化的操作机制。目前，全国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实践中，想出了不少“妙招”，推出了各种便利化、鼓励性措施，如使用智能化回收设备、推出积分兑换奖品活动等。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更推进了垃圾分类工作的快速实施和生效。但也应看到，智能设备的应用、各类小活动帮助社区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好习惯，这只是垃圾分类的前端工作取得了成效，后期还需要更具操作性的垃圾处理机制迅速跟上加以保障。目前，很多地方引入市场化机制处理生活垃圾，取得了良好效果。

此外，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的升级，各种高科技、智能化的手段会大量进入新建社区，这也要求社区管理者要对老旧小区给予更多的关注，把老旧小区管理提质放在心上，从细处谋划，一点点地予以改造和完善。

## 北京：还野生动物一个绿色家园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北京朝阳区将府公园里，一群水鸟在水面嬉戏。

何建勇摄(中经视觉)

清爽秋日，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北部燕山山脉的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松涛阵阵。截至2019年底，在这片总面积超过6200公顷的绿海中，生活着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勺鸡、斑羚在内的178种野生动物，全市近三分之一的野生动物种类在这里都能见到。

由于海拔高差大，松山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特别丰富，有海拔高的针叶林，有低海拔的阔叶林，还有大片的灌丛和草甸。在这里，包括北京一级保护植物百花山葡萄和北京水葛在内的824种野生植物构成了绿色基底，与野生动物共同打造出生机与活力的生态系统。为了保护好这些宝贵的资源，松山自然保护区建设了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监测站，对森林微气象监测指标、森林环境监测指标、森林水文监测指标、森林土壤监测指标、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5大类54项指标实时监测，为生态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在松山，野生动物是真正的‘主人’。”据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胡巧立介绍，为了实地了解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的情况，每天都有30多名专业巡护队员，沿着16条精心制定的保护路线巡查。每个月还会有一趟“转大圈”，用一整天的时间走遍整个保护区。在巡查时，不光要检查记录生物多样性情况，还要检查安装人工鸟巢、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安装野外红外相机等。胡巧立告诉记者，随着这几年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出现在镜头之中，豹猫、貉和猪獾已经成为“常驻嘉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羚的“出镜率”也越来越高。

城市不能是生物多样性的“荒漠”，人与野生动物分享绿色家园才是首都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终极形态”。最近几年在北京，野生动物的身影越发常见，这与首都城市绿化不断升级密切相关。特别是2018年开始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规划提出，要重塑城市生态环境，提升林地的生态功能，突出“近自然”理念。规划上力求与周边绿地实现互联互通，方便野生动物“走亲访友”，种的树也都是动物们喜爱的蜜源、食源植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处处长张志明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的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持续增加，陆生脊椎野生动物从1994年的461种增加到现在的500多种，其中包括褐马鸡、黑鹇等1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斑羚、大天鹅、灰鹤、鸳鸯等66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与野生动物打了近20年交道的北京市野生动植物救护中心救护科科长史洋认为，野生动物在城市中的频繁现身也得益于近年来首都市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不断提升。“我们救助的野生动物，有相当一部分是热心市民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然而，在首都市民张开怀抱迎接野生动物的同时，一些“过分亲密”的行为也影响了动物们的正常生活。有的摄影爱好者故意晃动树木，只为拍摄一张鸟儿扇动翅膀的画面，还有的人通过饲养蟒蛇、猴子等野生动物“异宠”彰显自己的独特个性。殊不知，这样做不但会让野生动物失去宝贵的“野性”，还存在致病风险。而各种不科学的“放生”活动不但会让动物因为不适应环境而死亡，部分外来入侵物种还会给首都生态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为了给野生动物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北京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追逐、惊扰、随意投食、引诱拍摄、闪光灯等干扰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的行为。哪怕是芦苇收割、植被修剪等生产活动，也要避免影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条例》还明确，禁止擅自实施放生活动，但也规定野生动植物主管部门可根据野生动物保护的需要，组织单位和个人开展科学放生。

## 甘肃临夏东乡县：荒山荒坡正变绿

本报记者 赵 梅

### 国土绿化在行动

秋日的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山川、荒坡上绿意依旧。

沿折红二级公路向西行驶，黄土地上的绿意洋溢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今春栽植的树苗正在成长，秋季造林工作又拉开了序幕。

东乡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环境严酷。全县31万群众分散居住在1750条梁峁和3083条沟壑中，被称为“地球的肋骨”“大山聚会的地方”。境内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成为制约东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破解生态治理难题，今年以来，东乡县抢抓政策机遇，突出荒山造林、经济

林建设、绿色通道、村庄绿化美化等重点，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全力提升生态建设水平。

“我们春天种的行道树成活率都在80%以上，现在正在荒山上种云杉，喷灌管道铺完后，这些树的成活率会很高。”正在折红公路进行荒山造林的东乡县大树乡大树村村民马热者说。

“我们今年春季在高山乡庙儿岭一带栽植了云杉及其他观赏类乔木，在对面山上栽植的金叶榆和樟子松，成活率在95%以上。”东乡县林草事业发展中心项目办主任马义良说，今年东乡县规划总投资8065万元，计划造林6.44万亩、行道树4.2万株。目前，全县已完成造林5.4万亩。

“经济林的建设，不仅让群众享受到绿水青山的好环境，也帮助他们找到了增收致富的新门路！”东乡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国龙说，东乡利用东西扶贫协作折红路